



谢爱伟 著

并非语言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教育出版社



谢爱伟 著

并非语言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并非语言 / 谢爱伟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336-4932-6

I. 并… II. 谢…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1637 号

责任编辑: 吴寿兵

特约编辑: 尚燕彬

装帧设计: 林胜利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锦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40 0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0551—3683078)
如需购买, 请与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联系(0551—3683012)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习惯称母亲是我谢家的“百科全书”，关于我谢家近百年的历史，只要你不明白，就请教母亲，她会很清晰地给你解释出来的。这是母亲做人民教师的功夫，是她细腻成事的基本功。

1985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鸣响，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中国冶金部第一个率先组织了赴港学习的研修班。我作为河南省的唯一代表，被选派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EMBA课程。因为是改革开放的信号，是我第一次出境学习，无论对单位还是对我及我的家人来说，都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母亲很看重这个学习机会，于是又开始不停地讲述谢家几代人酷爱读书的故事，讲述叔叔们当年出国留学的故事；反复讲述谢家作为教育世家，百年来健康的育人故事和坦荡豁达的家风。经过几个月的出境准备和培训，我们一切都按组织的安排准备妥当了。出发前，母亲竟把她教育我的很多话，以目录的形式写下来，让我带在身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要我在与朋

友交往时,也要像爷辈、父辈那样宽宏豁达,做“雁过留声,人过留善”的人。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女儿刚一岁半,由母亲和三姐照看着。我的确也很想家,我把母亲的“教诲”、女儿的照片揣在书包里,不时地拿出来念念、看看。我领悟到了几代人的精神,革命的正统思想是值得学习的,是我们做人的资本。从那时起,我就希望母亲能不断地将这些片段整理出来,以教育后人,发扬光大。

我觉得要求母亲在70岁时逐字逐句写出谢家几代人的大德善为、功过评说,未免太劳累她老人家了,于是专门买了录音机和一盘盘磁带,希望母亲以录音的方式讲述那些历史的记忆。母亲是个十分认真而又很善解人意的人,她很认真地接受我们的建议,从1985年底开始,不断地一段一段地讲述她心中的谢家的故事。母亲坚持了好几年,录音磁带的确也很有效果。接下来我们就想,一定要把磁带放好,有时间的时候,要整理成文字。我还跟母亲学会了“积攒”亲情,就是把家书、友信一直保存好,母亲说这叫珍藏真情。

实在可惜的是,从1985年到2002年,我从郑州、北京来来回回搬了几次家,仅在北京就搬了三次。最后一次搬家时我不在国内,请了搬家公司。我的全部证书、奖状、奖章和母亲的录音带及母亲平时写下的一本本日记,装在一个纸箱子里,搬完家,把东西整理规整后我们发现,这个纸箱子根本就不在我的新家。这种遗憾迫使我不断地回忆母亲讲过的许多故事。母亲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了,尽管她身体健康、神采奕奕,但是再要求她回忆所有的事情也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尽快把母亲的记忆转化成文字保存下来,无形中就成了我的一个不小的责任和紧迫任务。

还有,已经84岁的二叔谢毓晋,从1972年至今,他一直没有放松对我们的教育。他的严于律己、言传身教总是让我把他和母亲讲述的

故事连在一起。特别是他的父亲、我的大祖父谢台臣在1923年创办的大名师范学校,伴随着八十多年的革命风雨越办越成功。经过60年校庆、70年校庆、80年校庆,学校出版的《直南革命根据地》、呼中汉老师编写的人物传记《革命教育家谢台臣》以及为“纪念谢台臣诞辰12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革命教育家谢台臣》的纪录片,都有形无形地鞭策我动笔摘述“谢家百年”的部分记忆。还有,大名师范学校为发扬谢台臣革命教育精神,传播“南陶北谢”的教学思想,向河北省委申请了“革命教育基地”;河南省濮阳县为发扬革命传统,修缮“谢台臣故居”,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办公室、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在“谢台臣故居”兴办“农家书屋”等举措,都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我在老家鹿斗村生活过11个年头,乡亲们对我十分友好,他们的情谊也一直萦绕在心头,不停地涌动。

每当我触摸到以上各点,就会有一种紧迫感,特别是我回到老家,看见那里天真活泼的幼童,更多了一种牵挂和忧虑。多少年过去了,村上的老人已剩余不多,孩子们知道几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吗?除了课本上要求背诵的,他们会不会像我小时候一样——有人指定我去讲故事,我就有了多看书的时间,就有了很多故事讲给大家听?我想,即便他们也讲一些故事,但他们会知道几十年前我们这一代身边发生的故事吗?他们会知道谢台臣老爷爷的故事吗?谢台臣,已是历史。一百多年岁月的磨砺,他不再仅仅是谁的父亲、谁的爷爷,他是一个活着的灵魂,是一位革命教育家、一位革命先驱、一位著名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属于历史光荣榜,他的精神是下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学习榜样。就像那么多的革命老前辈,如刘胡兰、彭雪枫、雷锋、王杰、焦裕禄,他们属于党和国家,他们的名字已随岁月的年轮进入了国家的史册。他们名传千秋、永垂不朽!上世纪初,谢台臣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上百名党的中高级干部,建国几十年来,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风云,他

的学生没有一位因贪腐出问题,没有一位犯路线错误。毕竟,谢台臣生于鹿斗村逝于鹿斗村,故居之一就在鹿斗村。他的纯粹的革命教育思想难道不应该在“谢台臣故居”的一个什么地方体现出来,以鼓舞后人吗?还有,当年我在村上经历的那些琐事,乡亲们留给我的亲情,都不时地敲打着我的心,难道这不是一种值得后人学习和感受的人间至情至意吗?

上世纪末我从冶金行业通过考试转入新闻出版行业工作,接触到了很多大德博学之士,他们的正思正念也不时地触动着我的心灵。我读于根元教授的语言学博士研究生,更理解心绪与语言的交融之美。我们的家训“不为事小而不为,不为事大而妄为”;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哲语都在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火车上、飞机上、宾馆里以及节假日的休闲时刻、饭后的那十几分钟,点点滴滴、零零星星地记录着心中的种种冲动和难以忘怀。

3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的点点笔记总与“家”有关系,而这个“家”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妈妈生养我之小家,“家”中的故事并非单纯的语言叙述,这些小故事都是由心欢喜而妙笔生辉,都是由心动而回放过去。所以,在朋友的鼓励下,我终于理出了头绪:“家”是什么?家是地球上、大自然界任何一个让你感到心系亲情真意的空间!

在老家,“谢台臣故居”是青少年教育基地,大框架已经很清晰,整理出这本《并非语言》,作为对亲人、对故居、对书屋、对历史、对家乡的一种眷恋和渴望,希望大家从中得到不同的启迪,把人生酿造得更加醇美。

由于各种原因,书中会有各种不足,请能有机会读到《并非语言》的家人和朋友,多加包涵,并请批评指正。

谢爱伟于2008新年初始

会生活，会语言

——序谢爱伟的《并非语言》

□于根元

我跟谢爱伟认识有十多年了。

1994年8月18日到21日，中国政法大学在胶州市主办了“全国首届法律语言研讨会”。来自全国各法律院校、各大学法律系以及公、检、法、司各部门的人员近五十人参加，邀请了语言学界的陈建民和我。与会人员结合教学实践和司法实践，回顾了法律语言研究的历程，讨论了语言在法律过程中的多维使用，广泛交流了研究审判语言艺术、询问语言艺术、讯问语言艺术、调解语言艺术、辩护语言艺术、答辩语言艺术、各种司法文书语言艺术的心得体会。会议最后委托我做了总结发言。我主要就会上反映出来的法律语言研究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会上，我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其中有郑州教法律的一位女教授。

不久，谢爱伟来了个电话，说她是郑州那位女教授的朋友，她

在北京，她要来我家里。一会儿，她就来了。她几乎是闯上门来的。

我有很多学生是闯上门来的。1999年，我刚到中国传媒大学不久，我还不是博导，我们也没有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点，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赵俐就到我办公室来，说要考我的博士生。2001年夏天，贾磊闯上门来了。她说她是沈阳师大中文系的学生，看到关于网络语言的许多争论，她同意我的看法，她要报考我的硕士生。2001年秋天，渤海大学的硕士生刘艳春突然到了北京，听我给本科生、硕士生上课，说是准备考我的博士生。她后来有个机会给我们博士生的课做记录，旁听了我们最早的博士生的课。於春、张彤、郭丽君、李娜都是这样闯来的。我并不需要事先知道他们很多，他们也并不需要事先跟我建立许多联系甚至怎么讨好我，我比较重视缘分。茫茫人海，怎么就我们认识了？缘分！我的朋友和学生好，那是对我的赏赐；我的朋友和学生不够好，那是该我受苦受累，我认了。还有，如果我的学生一开始就非常好，我这个老师就近乎摆设了，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人以群分，我自己好了，我的朋友和学生自然就好。还有，也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受的影响，我不去巴结大人物。如果他好，用不着我去巴结他；如果他不好，我没有必要去巴结他。关键是我们自己做好了，大家就和谐。所以，我比较喜欢自己闯上门来的朋友和学生。那样的朋友和学生跟我的缘分大，我对他们应尽的责任也大。

谢爱伟一进门，跟我和我妻子就一见如故，畅所欲言。她那时候主要在郑州，在河南和别的地方有她的事业，好像主要做冶金方面的事，外事活动很多。后来，她有时候来我们家，有时候从外地来个电话。再后来，她到北京来工作了。我们又先后认识了她的堂弟谢耘和谢耘的妻子郭莉、她的女儿阳阳、她的妈妈、她的姐姐、她

的姐夫、她的先生、她的许多亲戚和朋友。我和谢爱伟见面和通电话的时间没有准，有时候会相隔半年多。要见面，提前一两个小时问一下人在哪里，过一会儿就见面了。每一次，我也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她都记得，她觉得挺有收获的，她说她是我的学生。她认识了我的学生之后，更想做我正式的学生，可是太忙，没有时间备考。

2003年3月，我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语言学术散文集《语言是大海》，2004年1月又出版了《唤醒语言》，送给了她。她很喜欢，她还送给她的同事们看。我又给了她许多，她都送给别人了。我的散文集引起了她的共鸣，她本来就有许多诗文，她又写了许多散文，计划出集。这本书里的许多散文我早就看过，我特别喜欢其中的《雨中山情》《柿树园往事》。我这次把全书又读了一遍，觉得是比较有内涵的。书中作者的境界，还是许多人需要攀登的。当然，或许还有一些杂音，还有一些稚嫩的地方，这是因为谢爱伟本人也还在攀登，那是攀登过程中的脚步声。

2006年底，谢爱伟决心考我的博士生，要备考。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是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专业和方向都要备考，还要考外语。她是搞外事工作的，外语很好，但是据说考试考的外语和说外语还是不一样的。她考上了，考得还不错，方向课考得很好，应用语言学方面的事一点拨她就明白。她很忙，在职念书，第一学期的课她也上下来了。博士生就是上一年的课，她已经上了一半了，问题不大了。她博士学位论文的大题目也有了，已经在考虑了。

谢爱伟念博士，竟然带动了不少像她那样的忙人要念博士，她也动员一些有关的人——台湾的、香港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念博士，弄得我一下子不能马上收山，2008年还得招博士生。

谢爱伟是河南濮阳人。2007年十一的后几天她的一个亲戚在郑州办婚礼，她邀请我和我妻子、我的外甥布布，还有位朋友——徐红从北京去参加。她说到郑州周边几个地方看看，其中有她的家乡濮阳，她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去濮阳。后来她说日程不好安排，我说甩掉别的，濮阳一定要去。谢爱伟也想去濮阳，一提起濮阳，她神都飞过去了，连连说她们濮阳的好处。

10月5日早饭后就去濮阳。那里风景很秀丽，沿路雾蒙蒙的，显得很湿润，但是一看就比较穷。我希望我的学生不是富地方的，我比较喜欢穷地方的穷学生。出身富不一定都不好，但是容易消耗、滑坡。出身穷不一定都好，但是容易积累、向上，穷不等于弱。所以，我比较喜欢出身穷、过过穷日子、坚强的学生。向上，我主张经常做一些力所不及的事情，不要老做游刃有余的事情。但是又要按规律办事，不要老是很痛苦、觉得压力挺大的。要自觉地、愉快地、及时地、高效率地经常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既有进步，又有许多不足，心情愉快。富日子也会过，富了也不要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以吃得山珍海味，也可以吃得捡来的白菜叶子。穷了，也不要觉得多委屈。人穷志不穷；志穷，就是甘愿弱。

谢爱伟的朋友到高速公路出口来接，在不太好也比较狭窄的路上转来转去，在一个村子里停住了。几乎全村的人都在这儿了。谢爱伟跟他们彼此叙旧，她介绍一位年长的男子对我说：“他还叫我姑姑呢。”那位男子对我证实是那样的。我对谢爱伟说：“你的辈分大。”别人把谢爱伟拉去认一位老妇人，谢爱伟毫不犹豫地说：“二嫂！”那人点头笑了。我们在一边看着这激动的场面。

后来，有人招呼我们进“谢台臣故居”——一条小巷里面对

面的两个院子。谢台臣是著名的教育家，跟南边的陶行知齐名。谢台臣是谢爱伟的大祖父。跟我们一起从郑州去的高健跟我说：谢台臣培养的学生，有一大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高级干部，这许多人有一个特点，好像没有一个贪的，这一点了不起。我听了一震。这一点真了不起，我们今天真要从中寻找经验——极其宝贵的经验、难以实践的经验。电视台的人到了，我好像听说他要补拍几个给我介绍这个故居的镜头。他把我拉到了一边，一个人扛着摄像机跟着。不料，他是向我提问，是要我即兴回答。我说：谢台臣是著名的教育家。我听说从他办的学校里出来一批级别不低的干部，好像没有一个贪的，这就跟谢台臣办学的思想和实践很有关系。这里面一定有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的经验。我这次来是想看看我的学生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和接触的人——学生要认识老师，老师也需要认识学生。我们说为人民服务，人民不是空的、抽象的，人民就是这样的乡亲。我们说话做事，想着让这样的乡亲喜欢，我们就不会脱离人民，就不会贪。我来是要看看谢爱伟跟她乡亲的关系。我想，谢爱伟小时候也像现在在这个院子里活蹦乱跳、跑打嬉闹的小女孩那样活泼可爱；现在在这个院子里跑来跑去、嬉笑叫嚷的活泼灵气的几个小女孩，将来可能就是谢爱伟这样的人才。关键是教育，要给她们教育，给她们施展的机会，这样做了，她们以后可能当什么长也可能不当什么长，但都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也是谢台臣办学的一个意义。

谢爱伟从来不主动跟我说谢台臣，不炫耀她的祖上，也不炫耀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成绩。她不在乎这个，我们都不在乎这个。但是，我们敬重历史，敬重人民，把自己的亲人当做人民的一员敬重。谢爱伟敬重她的妈妈，她2007年10月4日写道：“我们到郑州，大

家住宾馆，我住家里。我最爱和母亲挤在一起，给她捏捏背、盖盖被子、扯扯她想知道的事儿，听母亲讲讲她要说的的事儿，朦朦胧胧进入梦乡。晚上，母亲会不停地给我拉拉被子、摸摸我的头发，还会自言自语地说几句她心疼我的话。最关键的是我要把这几天的行程一条一条告诉母亲，让她老人家心中有数。所以，尽管我不在屋里守着，她也会知道我在河南转悠。”谢爱伟敬重和爱她的家人，也爱她的乡亲、同事、同学。不是不要爱亲人，而是不要把爱亲人和爱别的人对立起来。这就是博爱、大爱。过去听介绍，有一个农村模范，他重视大田，可是把自家的自留地荒了，好像自留地就不是地，不需要种好似的。说有一天他妻子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请求他在家里陪她一下，他却拒绝了，照例到大田里去转一转。回到家，妻子咽气了。他是模范，他的妻子就不是人似的。他有急事吗？不就是到大田里去转一转嘛！有一次谢爱伟的先生说：“不要把爱亲人、保护亲人跟爱人民、保护人民对立起来。”谢爱伟立刻说：“于老师爱听这样的话，这个看法一致。”我奇怪，我没有跟谢爱伟说过这样的看法。一想，也不奇怪，我也爱家人啊，我也有农民情结啊，这个认识我是多次表述过的。这个基本思想，我们是相通的。

三

这本书叫“并非语言”，是谢爱伟脱口而出，立即得到她的同学既同乡蔡长虹的赞许。其实，也不是跟语言毫无关系。书里的《福娃译名浅议》和《并非语言的叙说》就是谈语言的。

我理解“并非语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们搞语言的人也不是一天到晚谈语言。一天到晚谈语言也搞不好语言，搞语言的人要懂得别的，尤其要懂得大自然、要懂得生活、要懂得现实、要懂得

历史、要懂得使用语言来写生活。这看起来并非语言，但是它是包含了语言的广阔的生活，语言生活只是大生活里的一个部分。大自然里的语言——生活、现实、历史里的各种语言是比我们许多人理解的所谓语言广泛得多的语言。有这样的广阔的认识和实践的背景，其中一部分的语言会搞不好？回到上面我说到的，应用语言学方面的事，一点拨，谢爱伟就明白了，原因就在这里。我的博士生於春多次引用我的话说：不会语言学有什么关系，会生活才是重要的。我再补充一下，会生活也容易会语言学，不会生活的人搞不好语言学，什么学都搞不好；反过来说，搞不好语言学的人，往往是因为不会生活。我们的希望是：会生活，会语言。

谢爱伟现在搞中国出版的对外交流和合作工作，来学语言学，一来是出版的对外交流和合作工作跟语言学的关系密切；二来是现在她考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证明她在这方面可以深造；三来她也是结合这个，进一步认识大自然、生活、现实、历史和使用语言。语言交际里的根本原则是合作原则，谢爱伟来学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合适的，谢爱伟学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之后的提高并不限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她这本书的前期工作是在做博士生之前做的，但是也有许多工作是在做了博士生之后做的。这本书也体现了她做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之后包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内的多方面的提高。



目录

MULU



写在前面的话/001
会生活,会语言——序谢爱伟的《并非语言》于根元/005

谢家百年

鹿斗村——无限乡情梦心绕/003
家乡的老房子/007
二叔记忆中的谢家花园/013
大祖父谢台臣/018
伯父谢子贞/033
伯父谢毓同/045
父亲谢子佩/064
诗赠母亲/085
二叔谢毓晋/096
四奶奶/104
红梅追忆奶奶/107
智慧兄弟/113

家事馨韵

14岁那一年/123

父亲的遗产/126

走娘家/135

缘/143

这个年过得好/150

致二姐的一封信/161

写给女儿/164

诗赠堂姐谢秀莲/181

一个女人——清月的遭遇/183

文娟的故事/190

人生笔墨

雨中/205

不期而遇，与往事干杯/213

曾经海南——由于工作，曾经海南/216

18年后后来相聚/237

大家小事/242

谈诗迪的画/248

华美篇章——《印象·刘三姐》观后感/254

于静处思/258

鼓浪屿之歌/26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266

多读书，读好书/300

附录：关于读书的几个问题（节选）/308

过年/315

福娃译名浅议/319

并非语言的叙说/323

后记/325